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六

武功部五

攻守

金城之守 管子有｜｜｜｜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又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

慎號審章 管子｜｜｜｜則其攻不待

釋實攻虛 管子｜｜｜｜而｜｜｜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

堅堅瑕瑕 管子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其｜者｜其者

奔三百里而舍 墨子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焉次注林出于冥隘

之徑戰于栢舉中楚國而朝宋及魯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墨子子墨子丨丨丨丨丨

丨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九攻九距見上

攻械守圉見上蟻附孫子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

後已將不勝其忿而丨丨之十圍五攻孫子故用兵之法丨則丨之丨則丨之藏于九

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孫子善守者丨丨丨丨丨善攻者丨丨丨丨以正

合以奇勝孫子凡戰者丨丨丨丨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無窮如天

地不竭如江河見上避銳擊惰孫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丨其丨

氣丨其丨歸此治氣者也圍師必闕孫子餌兵勿食歸師勿遏丨丨丨丨窮寇勿追火人孫子

凡火攻有五一曰｜｜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隆衝以攻渠幨以守

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連弩以射銷車以鬬注隆高也幨幰所以禦矢

車無退表鼓無退聲

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鮮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遂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以蕃為軍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摯鞏即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呼城傚

國語令軍吏｜｜｜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周軍飭壘

國語晉師大駭不出｜｜｜｜

背屏向屏背檐向檐

國語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丨丨而立夫人丨丨王曰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丨丨而立大夫丨丨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内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擊相撞戰國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後可建大功

攻人攻地戰國策范雎謂秦昭王曰有丨丨者有丨丨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

斷山東之脊戰國策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

首尾皆救中身見上

雁行頓刃戰國策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沉船破釜甑史記項羽紀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

銜枚史記漢高祖紀秦益章邯兵夜||擊項梁大破之定陶

汗馬史記越世家王所待於晉者非其||之力也

奔壁東南使備西北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丨丨丨丨敺太尉丨丨丨丨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燒掇焚杅 史記犀首傳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丨丨丨丨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注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擊也

火牛 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張空拳冒白刃

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北首爭死敵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虎豹股戰

後漢書光武帝紀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呂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壓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

尋邑自已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殞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廼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胆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廼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雨下如注滍川盛溢｜｜皆｜｜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橫江起

鬬樓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峻及田鴻李元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水｜浮橋｜｜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攢柱鉤不得去 後漢書岑彭傳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鼓灰燒布 後漢書楊璇傳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賊不得視因以火｜｜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二十彊弩共

射一人後漢書虞詡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畧曰瓚遺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鬼神｜｜｜｜｜｜｜｜｜｜｜｜勇可習魏志杜襲傳注九州春秋曰劉表攻西鄂南陽功曹柏孝長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也以氊自裹魏志鄧艾

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粮運將匱瀕於危殆艾｜｜｜｜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疑城 吳志吳主傳注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釆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擊戟得鍪 吳志太史慈傳慈獨與二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得慈項上手｜慈亦｜策兜｜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

持練緣城 吳志甘寧傳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身｜｜為吏士先

假樓 吳志徐盛傳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設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江中浮舡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登樓清嘯 晉書劉琨傳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

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鐵鎖橫斷江路 晉書吾彥傳時王濬將伐吳造舡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

蒙獸皮奮矛而擊 晉書符堅載記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冲軍冲軍潰堅獲免

飛樓懸梯 晉書慕容德載記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木幔之屬遥臨城上

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 宋書胡藩傳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

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于是||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

宋書垣護之傳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

猛氣咆勃所向無前

宋書柳元景傳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于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鼓

譟上山先據險要宋書沈慶之傳雍州蠻為寇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邱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飢弊卒難禽翦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衝其腹心｜｜｜｜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

一矟輒貫十餘賊宋書蕭思話傳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温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賊不能當因大敗按諱避劉裕裕字也

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宋書自序沈璞

遷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彊悍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為不可勝之算

實力重戍 齊書褚淵傳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選有幹用者處之

焦度樓 齊書焦度傳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于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則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為｜｜｜事寧度功居多

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齊書徐孝嗣沈文季傳論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歲有餘粮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

搜遢山源糾虔姦蠹 齊書裴叔業傳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嶓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威令既行民吏必服

每箭殺一

鑾 梁書曹景宗傳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于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蠻遂敗走因是以胆勇知名

隨方抗禦應手摧却 梁書蔡道恭傳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皆｜｜｜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輒于壍內列艨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載土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于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梨長二丈五尺施長刀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

土犹塞決水 見上

大梨施長刀刺登城者 見上

尖頂木驢 梁書羊侃傳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

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偽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疋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雉尾炬 上見

偃旗卧鼓安若無人 梁書王僧辯傳景悉凶徒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粮並沈公私舡于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衆軍乘城固守｜｜｜｜｜｜｜

拋車步艦 陳書黃法𣰰傳吳明徹大破齊軍盡

獲人馬器械于是乃爲丨丨及丨丨塹柵以逼歷陽歷
陽人窘蹙乞降法氀緩之則又堅守法氀怒親率士卒
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
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旂降款

銜刀行水以斫竹籠

陳書章昭達傳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
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
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
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艫造拍以臨賊柵
又令軍人丨丨潛丨丨中丨丨丨丨丨籠篾皆解因縱大
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送於京師廣州平

遥擲銑鋧應手而仆

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衆軍北
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
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
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鋭又
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
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

斬顏良矣摩訶曰顧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入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正中其額||||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退走

水草相結如浮橋 魏書昭成帝紀三十年冬十月帝征衛辰時河氷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氷合猶未能堅乃散葦于上|||||||馬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敗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艦施轒轀絕汲路 魏書明元帝紀八年司空奚斤既平兖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夏四月丁卯幸成皐城觀虎牢而城內乏水縣綆汲河帝令連|上||||其||又穿地道以奪其井

并攻一營 魏書中山王英傳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

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

殺副馬足

三日食 魏書張袞傳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粮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漢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産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截驢耳為驗 魏書司馬楚之傳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

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粮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丨丨丨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丨丨丨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伐柳為城水灌令凍

見上

楊公鐵星

魏書楊津傳時賊帥薛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冦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丨丨丨丨

以瓠盛火置淮深處

魏書傅永傳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十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于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

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攻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于京師按肅王肅

排城 魏書崔延伯傳于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于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足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

而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於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瞎巴三千生噉蜀子 魏書董紹傳蕭寶夤反于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

連牛驢以塞歸道 北齊書神武帝紀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馬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于韓陵為圓陣｜｜｜｜｜｜｜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

以拳毆之手皆見骨 隋書達奚長儒傳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

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于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戰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一時鳴鼓塵埃張天

隋書楊義臣傳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批亢擣虛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蕞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

為五栅設方陣

舊唐書王世充傳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

師示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

撞車拋石 舊唐書竇建德傳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

候賊半渡決堰 舊唐書劉黑闥傳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而｜｜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

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引入葭蘆中從上風縱火舊唐書杜伏威傳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為敗北｜｜｜｜｜而｜｜｜｜｜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糧車伏壯士舊唐書裴行儉傳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粮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為｜｜三百乘每車｜｜｜五人各齎陌刀勁弓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觧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舊唐書郭子儀傳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賊人不及息守南城二日舊唐書李抱玉傳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乎抱玉曰過期若何

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粮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歛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拽車塞闔 舊唐書高固傳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珹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ㄧㄧㄧㄧ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

堅壁儲勇 唐書劉弘基傳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邀賊歸路賊銳甚弘基ㄧㄧㄧㄧ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

縛炬於樹 唐書王雄誕傳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蘓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ㄧㄧㄧㄧ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

刊木塞塹撞車毀堞 唐書侯君集傳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

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引｜｜｜其｜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

易服夜襲衘枚鏖突　唐書王晙傳開元二年吐番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胡｜｜｜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

斷山浚塹　唐書張獻

甫傳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悍獻甫殿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于是｜｜｜｜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

火車焚柵唐書馬燧傳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朝光｜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

飛棚聯柵唐書劉昌裔傳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

鶩沒鑿舟唐書喬仁厚傳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類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

率丹兵救火仁厚遣人｜｜｜｜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

束芻灌膏

唐書張巡傳潮以賊衆數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寔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鬭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茍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于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藁人

唐書張巡傳城中矢盡巡縛｜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

蚰蜒塹

五代史梁臣傳開平元年符道昭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以攻之踰

年不**戰於隧中**五代史梁臣傳晉兵攻澤州牛存節入能下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敵不得入

鑿井八十五代史梁臣傳同州水鹹而無井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牛存節禱而擇地｜｜｜｜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劉窟頭五代史雜傳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

鐵索沉江五代史南漢世家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劉龔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賀｜中為巨輪于岸上築堤以應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植鐵橛海中五代史南漢世家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襲收餘衆而還

伐木爲竿銷鐘爲鏑紐布爲索宋史張雍傳淳化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彊勇千餘守城葦綿州金帛以寔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權鹽院判官謝濤｜山｜｜｜｜銅｜｜箭｜｜｜｜｜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

然火池宋史忠義傳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按立謂趙立徐州人

依埤堄虛構戰棚遼史耶律威喇傳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安王和碩鼐伐烏舍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碩鼐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

丨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丨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丨丨丨丨丨丨**束緼縱火烟焰蔽天**金史希卜蘇傳博諾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肅宗前戰色埒希卜蘇佐之丨丨丨丨丨丨大敗烏春執博諾以歸**括衣帛為幟立城上**金史強伸傳從都尉烏凌阿呼圖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内族薩哈連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廵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色埒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呌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以憨子軍為號**見上**聲勢與萬衆無異**見上**迷魂墻**金史強伸傳初築戰壘于城外四隅至五門内外皆有屏謂之

|||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仲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

墨識其面

金史烏庫哩鎬傳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

壘石為基增城之半

金史完顏仲德傳哀宗即位遷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復浚隍引水為固民賴以安

燭江如晝

元史世祖紀宋襄陽將張貴以輪船出城順流突戰阿珠阿爾哈雅等舉烽然火||||率舟師轉戰五十餘里至櫃門關生獲貴及將士二千餘人

林戰

六韜||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

六韜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

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逸周書開望曰｜｜｜｜｜｜｜｜｜｜｜｜｜二禍之來不稱之災注開望古書名也

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酈道元水經注建武八年世祖至陽河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孤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請蜀救至漢等退上邽

訓練

諧習管子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

圖不可數則為詐不能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諧丨以悉莫之能傷也

器成卒選管子丨丨丨丨則士知勝矣

春秋角試管子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丨丨丨丨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

交物因方管子丨丨丨丨則器械備

五教管子丨丨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厲士利械管子丨丨丨丨則涉難而不匱

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編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練士勝毆衆管子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不義丨丨丨丨丨

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墨子昔者越王

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有不可勝數也

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吳子使｜｜｜｜｜｜｜｜｜｜｜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狐疑之訟令之射的 韓非子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者｜｜｜｜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貴上安制綦節 荀子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之理也按數國謂秦齊魏

大齊小齊 荀子故兵｜｜則制天下｜｜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

和齊之兵 荀子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

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强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丨丨丨丨丨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

教誨調一荀子不丨丨不丨丨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

簡練桀儁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丨丨丨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角材呂氏春秋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丨丨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角力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卒講武肄射御丨丨丨丨

斬有罪者以狥國語鼓而行之至於軍丨丨丨丨丨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

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乘之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貙劉見上

肄兵法六十四陣見上鬭場晉書禮志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于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晉書安平王孚傳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動止應規進退中律宋書建平王宏傳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陣折衝于外

三軍善藝升

之司馬宋書周朗傳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合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亦｜｜｜｜立

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梁書鄭紹叔傳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托以候紹叔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晏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覽府署士卒器械｜｜｜｜｜｜｜｜植退謂叔紹曰荆州寔力未易圖也

立馬射臺魏書明元帝紀二年秋七月丁巳｜｜｜｜于陂西仍講武教戰

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魏書孝文帝紀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

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于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勅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

校閲甚得軍儀 魏書陽平王熙傳太宗治兵於東郡詔熙督十二軍丨丨丨丨丨丨太宗嘉之賞賜隆厚

十日一習 魏書高閭傳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脩立戰場丨丨丨丨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

唱大角歌 舊唐書職官志凡差衛士征戍鎮防

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為越騎團餘為少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祖父母老疾家無兼丁免征行及番上其居常則皆習射｜｜｜｜番集之日府官率而課試

習射顯德殿庭舊唐書太宗紀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于｜｜｜｜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鬬戰亦望汝前無橫敵于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賜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鑾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農

隙角射歲終會試 舊唐書李抱真傳轉懷州刺史復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之｜則分曹｜｜｜｜吾當｜｜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

昆明水戰 唐書高祖傳三月庚寅幸｜｜池習｜｜｜

聯其賞罰弛張如一 唐書宗室臯傳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

弓矢誌姓名 唐書

王忠嗣傳軍每出名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亦
｜卜｜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
自勸器甲充牧

射鐵簾格 宋史兵志淳熙間立搶手叉｜｜｜｜

馬射六事 宋史兵志熙寧八年臧景陳｜｜｜一順騣直射二背射三盤
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為說以曉射者詔依此
教習

畫地為船 元史劉整傳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而習之得練卒七萬

教成合百萬故能成大兵立威於天下 六韜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
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
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
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
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之｜｜之衆
｜｜｜｜其｜｜｜｜｜｜｜｜

擊高文 越絕書怒至士｜｜｜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

斬

寵姬吳越春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桴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丨隊長二人即吳王之丨丨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

以定天下

習而用之一可當百諸葛亮心書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

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部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熙寧將法本范公遺意徐度卻埽編范文正公為陜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為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精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補為教頭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益｜｜｜之

也

丨丨輪軍校捕蟬葉夢得石林燕語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丨丨丨十數輩丨丨丨不使得聞聲有鳴手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耳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為然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　能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邊塞部一

歸化

白鵠血飲王牛馬湩洗王足 列子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丨丨之丨以丨丨具丨丨之丨以丨丨丨之丨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漢德允懷 揚子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丨丨丨其可謂丨丨矣世鮮焉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 揚子或曰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

被我純繢帶我金犀

訩訩北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烏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荒服者王

國語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丨丨丨丨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舌人體委與之

國語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丨丨丨丨丨丨

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丨丨氏丨丨丨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要邊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

交臂受事詘膝請和 史記司馬相如傳北征匈奴單于怖駭｜｜｜｜｜｜｜｜｜重譯請朝稽首來享康居西域

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見上

鱗集仰流 史記司馬相如傳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欵塞 漢書宣帝紀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來享注應劭曰欵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賀正月 漢書宣帝紀匈

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始和親置酒建章觀以珍寶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宮饗賜單于｜｜｜｜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象來致福漢書禮樂志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兼臨是愛終無兵革注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

蠻夷竭歡見上

賓將漢書禮樂志招搖靈旗九夷｜｜注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譯長漢書地理志黃支國民俗與珠厓相類自武帝已來

皆獻見有｜｜｜廝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稟食為耦見上

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漢書嚴助傳南越被澤｜｜｜｜｜｜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

際天接地咸盡賓服漢書嚴助傳｜｜｜｜｜人迹所及｜｜｜｜｜

珍貢陳於宗廟漢書夏侯勝傳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漢書蕭望之傳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

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謂稱臣而不名

稱北蕃見上

樹領蛾伏漢書揚雄傳稽顙｜｜扶服｜｜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徑路刀金留犂撓酒共飲血盟漢書匈奴傳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

｜｜｜｜｜｜｜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見上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皆｜於｜｜｜舍之上林苑蒲陶宮漢書匈奴傳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加賜衣三百七十襲見上自近者始漢書西域傳出陽關｜｜｜｜｜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注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遣女學琴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來至京師｜鼓｜｜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

援由是遠適而幕南無王庭遭値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慕義貢獻後漢書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西域諸國遣子入侍跋涉懸度駿奔郊時後漢書章帝紀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䃜之類｜｜｜｜陵踐阻絶｜｜｜｜咸來助祭白狼貗薄後漢書和帝紀旄牛徼外｜｜｜｜夷率種人内屬注闞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爲節髦通譯四萬後漢書和帝紀論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注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

里皆重譯貢獻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 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脫帽抱馬足降 後漢書耿秉傳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後漢書耿恭傳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願遣子入侍

上貂裘好馬後漢書祭彤傳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帝輒倍其賞賜

野無風塵後漢書祭彤傳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及樂浪胡

夷皆來內附｜｜｜乃悉罷緣邊屯兵｜

保國安人之福

後漢書竇憲傳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侍弟見工**陸懾水慄**

後漢書班固傳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奔走而來賓

依漢使如父母

後漢書班超傳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

還疏勒

倚漢與依天等 後漢書班超傳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 後漢書班超傳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至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

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悉皆｜｜｜｜焉

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後漢書東夷傳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

使人自稱大夫

後漢書東夷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

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黄耇曰｜｜｜之｜｜｜｜｜｜｜｜｜｜｜｜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

歸漢里君 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為｜｜｜｜注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

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 後漢書南蠻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注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

户出幏布雞羽 後漢書南蠻傳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八丈二尺｜｜三十鏃漢興南

郡太守斬彊請一依秦時故事注說文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均儀禮矢鍭一乘鄭元註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蒙鍭作鏃者並誤也

七姓不輸租賦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丨丨丨丨丨餘戶乃歲入賓錢口四十

為漢前鋒數陷陳後漢書南蠻傳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丨丨丨丨丨丨丨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習巴渝舞見上

攻鹿芗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後漢書西南夷傳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芗鹿芗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湧二百餘里箄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芗王

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
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
塞自古有之今｜｜｜輒｜｜｜｜｜｜｜｜｜｜天
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
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獻土珍頌德美 後漢書西南夷
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
感慕皆｜｜｜｜｜｜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
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
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 獻幻人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
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樂及｜
｜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
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
銀綵繒各 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
有差也 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繦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

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陜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百宿到洛見上齎黃金旄牛毦內屬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擧土｜｜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注顧野王曰毦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毦也

幾將日所出入處後漢書西南夷傳論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

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

綏耳雕腳見上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見上靈物瑋寶呈表怪麗見上殊音異節列倡外門

後漢書西南夷傳論夷歌巴舞｜｜｜｜之技｜｜於｜｜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

改襟輸寶後漢書西南夷傳贊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俾建永昌

同編億兆

甘英窮臨西海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班超遣掾｜｜｜｜｜｜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

蒙奇兜勒見上

獻方奇納愛質後漢書西域傳論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

遐讋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丨丨丨丨丨丨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侍子入

朝還庭交會道路後漢書南匈奴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丨丨丨丨中郎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丨單于丨丨丨丨丨丨為郡縣偵羅耳目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丨丨丨丨丨丨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合市後漢書南匈奴傳遠驅牛馬與漢丨丨客賜後漢書南匈奴傳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丨丨亦足以威示百蠻注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朔

易無匹馬之蹤後漢書南匈奴傳論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

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復｜｜｜｜六十餘年矣注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永為外扞後漢書南匈奴傳論匈奴爭立日逐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牛馬向西南眠晉書肅慎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逺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獻琛納貢宋書武帝紀絕域｜｜遐夷｜｜｜棧山航海鄉風慕義宋書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己丑詔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

化民成俗玆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冑

月竁來賓日際奉土宋書樂志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

韓濊進樂扶南效珍宋書樂志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均協清鈞西旅獻獒｜｜｜｜蠻裔重譯元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憬琛覺賮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敎宋書符瑞志沈演之頌曰頌趾推功登嶶赦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漾海夷山華岳熠｜｜｜｜｜｜｜｜｜｜｜｜｜｜｜｜｜｜｜｜

送牙臺像以為信誓宋書夷蠻傳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剎利摩訶南奉表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

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在
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
衣｜｜｜｜｜｜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
宋書夷蠻傳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
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
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
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
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
施羣生無所遺惜帀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
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
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
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
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
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
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

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
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
｜｜｜｜｜｜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
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
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
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
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
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款至之誠望不
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
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作藩海外誠係
本朝宋書迦毗黎國傳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
｜｜｜｜｜志翦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
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
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欵

關請吏航海來庭 齊書高帝紀辮髮左衽之酋｜｜｜｜木衣卉服之長｜｜｜｜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哉

舉踵來王交臂納貢 齊書蕭穎胄傳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

｜東鞮獻舞南聯傳歌 齊書王融傳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

款關海外奉贄來遐 齊書加羅國傳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絕國入贄殊俗內款 齊書氐楊氏傳建元元年詔曰昔｜｜｜｜美稱前冊｜｜｜｜彝流往記僞虜茄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

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茄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維新之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氐羌雜種咸同歸順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

椎髻髽首爽歌請吏 梁書武帝紀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編名屬國歸質鴻臚 梁書元帝紀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簇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甕重以東漸元兎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咸日莫不||||||||荒服來賓遐邇同福

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

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

｜｜｜｜｜｜｜｜｜｜｜
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獻玉像 南史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使｜｜｜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第一客 魏書宇文福傳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為｜｜｜

投化人 魏書王肅傳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下帝系名諱於其國 魏書高句麗傳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欵詔｜｜｜｜｜｜｜

累葉純誠 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

㳌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丨丨丨丨地産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産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絶之義悉遷於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魏書

歲致名馬文皮

庫莫奚傳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眞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冦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畧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

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魏書契丹傳眞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求留質子以表忠款魏書蠻傳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

｜｜飾廬清道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工壽宴賜極厚拔佩刀芟草隋書長孫晟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

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恵奴之幸也遂丨所丨丨親自丨丨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

今是大國中人 隋書赤土國傳

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毎値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

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

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絶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悦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吹蠡擊鼓以樂隋使見上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見上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見上

豆盧北史豆盧寧傳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

請上尊號為天可汗舊唐書太宗紀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

｜｜越繩橋而款玉關捐毳幕而趨雁塞舊唐書明皇紀論西蕃君長｜

｜｜｜競｜｜｜北狄酋渠｜｜｜｜爭｜｜｜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

收四百七十三帳舊唐書文宗紀戊戌振武李泳招｜得黑山外契苾部落｜｜｜｜｜｜

燭龍火鼠舊唐書昭宗紀國家德祖守成之日憲宗致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外野悉在

梯航｜｜窮郊戍歸正朔

沐和風飡恩信舊唐書禇遂良傳薛延陀纍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漠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同｜｜｜

獻膠舊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

請和好丨魚丨數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勑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

捧兎蹈舞

舊唐書突厥傳明皇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丨丨丨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

東西分坐

舊唐書突厥傳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丨丨幕下兩處丨丨突厥使在東突丨騎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

作金鵝奉獻

舊唐書吐蕃傳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

領百萬度遼致討𤩽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釋氊裘襲紈綺 舊唐書吐蕃傳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

遣酋豪子弟入國學 見上

賓王 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於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乃刋石像其形列昭陵元闕之下

親觀奇樂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奏百戲

於殿庭論彌薩曰臣生於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等相視笑忭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得｜｜｜｜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荅天恩區區褊心唯願大家萬歲

争冠帶于康衢 舊唐書吐蕃傳大中三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辮｜｜｜｜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咸稱萬歲

王會圖 舊唐書南蠻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若今之髦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為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從之

生金喻向化　丹砂示赤心 舊唐書南詔蠻傳吐蕃多召南詔大臣之子為質年尋怨乃與酋長定計遣使凡三輩致書於韋臯各貲生金丹砂為贄三分前臯

所與弁尋書各持其一為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曰弁尋請歸大國永為藩國所獻｜｜以｜｜｜之意如金也｜｜｜其候律瞻風舊唐書西南蠻傳西南之蠻夷不少矣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亦能｜｜｜｜遠修職貢

膜拜受詔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振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而｜｜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寺額以歸化為名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勅｜｜｜｜賜之

織錦作頌舊唐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貢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

以聞貢德乃|||五言太平|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旙旗何赫赫征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十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嘉之拜法敏為太府卿

獻玉千斤　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遣都督劉再昇||||及玉印降魔杵等

貢猛火油薔薇水　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八十四瓶||||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納箭　宋史真宗紀咸平四年三月甲戌撫水州蠻酋蒙瑛等來|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

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　元史巴延傳表曰恭惟皇帝陛

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
|||際月崖而述職奄瀚海而為家 東方青馬

黑嵗逸周書周公旦主||所之||||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邱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元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玆白玆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旋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

抱義破信歸有德卯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鷄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閵采康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跂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而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屠何青能東胡黃羆山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玆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尾長三尺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于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

穢人前兒良夷在子見上發鹿俞馬見上

納姑妹珍見上海陽蠏自深桂見上西申鳳卯羌鸞見上禽管

路竹見上為四方獻令逸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東風入律青雲干呂東方朔十洲記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百旬不休｜｜｜｜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

有好道之君按此月支國使臣語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桓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此四夷所以慕夷之所多也騄驪駃騠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干戈韜閣焦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伏|||||湛露之歡三爵畢恩焦氏易林區脫康居慕仁入朝|||||||雁臣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訊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唐六典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

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其人｜｜｜｜｜｜｜｜焉

典客令送迎

唐六典｜｜｜掌二王後介公酅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為之貳凡朝貢宴享｜｜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口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望氣入貢

蘇鶚杜陽雜編吳明國貢常燃鳴鸞峰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刧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有黃｜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焉

撒殿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盤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撒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邊塞部二

邊防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管子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一一一一使同心和德惟厚和結之以順其外此謂貌德一一一一注四國邊境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不以

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管子先王一一一一一一一

樹表相望管子方百里之地一一一一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

日變邊一一不可以常智觀也管子請問為邊若何對曰夫長城巨

防足以為塞韓非子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傳鼓相告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諸侯之兵皆至

九塞淮南子何謂||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初縣史記秦始皇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

長城史記秦始皇紀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及南越地

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史記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冦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諸田｜昭屈景｜｜｜｜｜｜｜｜｜｜｜｜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强本弱末見工

因河為塞史記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甌脫史記匈奴傳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東胡使使謂冐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按榆谿舊塞史記衛將軍傳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絕梓領梁北河封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棻蒲

泥符離二王號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史記朝鮮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為界築令居史記大宛傳漢始|||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史記大宛傳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兵按破奴趙破奴斥候烽燧漢書賈誼傳令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望||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注文穎曰邊方備胡冦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冦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冦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虎落漢書鼂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為中周｜｜先為屋室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注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蘓林曰渠答鐵疾藜也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徙遠方實廣虛　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以｜｜｜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注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也

立威始於折膠　漢書鼂錯傳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者｜｜｜｜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注蘓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累石為城樹榆為塞　漢書韓安國傳辟數千里以河為竟｜｜｜｜｜｜｜｜｜

赤

白囊漢書丙吉傳吉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犇命書見上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漢書揚雄傳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徼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敦煌玉門關候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見上

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漢書匈奴傳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

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

天子自將兵待邊漢書匈奴傳是時天

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西置酒泉隔絕胡羌漢書匈奴傳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郡以｜｜｜｜與｜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上見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

縱出為冠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漢書匈奴傳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則｜｜｜｜｜｜｜則｜｜｜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阸以玉門陽關限以葱嶺漢書西域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西則｜｜｜｜

列四郡據兩關漢書西域傳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焉

督察諸外國動靜漢書西域傳都護｜｜烏孫康居｜｜｜｜｜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避白龍堆之阸

漢書西域傳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

田伊循以填撫之

漢書西域傳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按鄯善本名樓蘭

鮮卑不敢南近塞下

後漢書鄧訓傳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携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聞其威恩皆｜｜｜｜｜

塞下無晏開之警

後漢書耿

國傳匈奴奠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按前漢書嚴安上書曰邊境之民早閉晏開

銅柱為界後漢書馬援傳注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漢之極｜也

十里一候後漢書馬成傳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開不賓後漢書西南夷傳顯宗曰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列屯夾河三十四部後漢書西羌傳

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合｜｜｜｜按鳳曹鳳

歸義建威見上

作塢壁設鳴鼓後漢書西羌傳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

因渠以溉水舂河漕後漢書西羌傳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

湟中十部後漢書西羌傳陽嘉元年以｜｜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

西域門戶後漢書西

域傳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髙昌壁千二百里自髙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丨丨之丨丨也故戊已校尉更互屯焉戊已校尉更互屯見上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後漢書西域傳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車駕數牛上作樓櫓後漢書南匈奴傳和帝造戰丨可丨丨丨丨丨丨丨置於塞上曰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冬屯夏罷後漢書南匈奴傳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丨丨丨丨自後以為常令漢家長無北念後漢書南匈奴傳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

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

南北二庭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焉讐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晉書羊祜傳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

蠮螉塞 晉書慕容皝載記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

移遠就近

浚復城隍纂偶車牛計丁課仗（宋書何承天傳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二曰｜｜｜｜三曰｜｜｜｜四曰｜｜｜｜）

立碣分界（魏書桓帝紀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幷州遷雜胡北從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與晉｜｜｜）

長城一成惠及百世（魏書高閭傳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

西海可永為重戍（魏書

袁翻傳｜｜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
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
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鎮防西北**斬山**
築城斷谷起障 北齊書斛律羨傳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
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
｜｜或｜｜｜｜｜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置驛六十**
六所 舊唐書太宗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
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
弘禮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兹是歲墮婆登乙
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
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于突厥之北至
于迴紇部落｜｜｜｜｜以通北荒焉**肅戍軍** 舊唐書代
宗紀六年春正月己未朔戊
寅於鄜州之析城置｜｜｜**二庭四鎮** 舊唐書德宗紀詔曰｜｜｜｜

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絶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

四七關要害三郡膏腴

舊唐書宣宗紀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

五城

舊唐書敬宗紀夏州節度使李佑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為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

立石種樹門設籬櫓

舊唐書馬燧傳李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

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丨丨丨丨以塞之丨丨丨丨八日而功畢

防秋

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丨丨

置廢館一十一所

舊唐書李吉甫傳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丨丨丨丨丨丨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畧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遐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

宥州以寬宥為名

見上

置瀚海都護府

舊唐

書李素立傳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 舊唐書王方翼傳裴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五旬而畢｜

漲水為溝 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以備奚契丹之冦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粮運者至今利焉

行虛惠收實福 舊唐書李大亮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監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蕃臣蓋｜｜｜而｜｜｜矣

屯田歲致穀 舊唐書張儉傳

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

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舊唐書張仁愿傳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仁愿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中宗從之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

謀以十勝成其九拒舊唐書郭虔瓘傳制曰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强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攡馬長嘶戍人遠望||

一一一一一一遂能推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爰斷西

戎之脛 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蓺而有平凉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一一一一一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

西蜀控吐蕃之要 舊唐書李德裕傳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

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矗石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也至德後河隴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皐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欵

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導賓貢

舊唐書迴紇傳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薛延陀為盛太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欵因請迴鶻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為瀚海府

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為燕然府僕骨為金微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羅山府渾部為皐蘭州斛薩為闕州阿跌為鷄田州契苾為榆林溪州跌結為鷄鹿州阿布思為歸林州白霫為寘嗜顏州又以迴紇西北結骨為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為元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統之丨丨丨丨

日月照霜雪

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丨丨丨丨丨迴手自消滅文泰使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邊備積完

唐書宗室說傳說精于職築天成軍丨丨丨丨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

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

唐書劉世讓傳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踐禾稼

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

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

唐書竇靜傳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況首邱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以口伐

唐書鄭元璹傳會突厥提精騎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休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

兄弟使馹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築三受降城 唐書張仁愿傳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冦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築神威軍 唐書哥舒翰傳踰年｜｜｜｜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

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過吐蕃路唐書楊朝晟傳會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粮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莽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

斥邏嚴密唐書范希朝傳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鄙民以安

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

雄邊子弟

唐書李德裕傳踰年從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冦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丨丨丨丨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

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御侮城以控滎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

黃花紫蒙 五代史四夷附錄距幽州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白狼等戍以扼契丹

石門關一夫當百 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關路崖狹｜｜可以｜｜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

為國門戶 宋史宋庠傳弟祁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也

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 桓寬鹽鐵論贏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驒騱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

｜｜｜｜｜｜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長蛇帶塞險陸相乘張華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遠｜｜｜｜｜｜｜也張國臂掖以威羌狄酈道元水經注張掖言｜｜｜｜｜｜｜｜｜丹徼馬縞中華古今注徼者繞也所以繞遶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西也南方徼色赤故稱｜｜焉望之若紫方勺泊宅編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來往｜｜｜｜橫亘沙漠上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為邊地起望樓王銍國老談苑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劄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事實｜｜｜｜｜｜耳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邊塞部三

外域上

泠支 管子北伐山戎制｜｜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卑耳之貉 管子懸車束馬踰太行與｜｜｜｜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䟡不庾 管子南至吳越巴牂牁｜｜｜雕題黑齒

雕題黑齒 見上

不通之野 管子中國之草木有移於｜｜｜｜者

青北九陽 子華子禹曰若何而治｜｜｜｜｜｜奇怪之所際

宜弟鬼妻 墨子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

食之謂之｜｜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不可與居處

五旬一覺

列子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 見上

不知火食

列子東極之北隅有國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 見上

解六畜語

列子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之｜者蓋偏知之所得

諍人九寸

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長｜｜

終北

列子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

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相携迭謠見工

沐浴神瀵見工

祝髮而祼䩭巾而裘列子南國之人||||北國之人||||||

當樞之下無晝夜呂氏春秋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元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工||||||

白民呂氏春秋|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葢天地之中也

日中無影見工

開梧多顯壽靡儋耳

呂氏春秋東至丨丨南撫丨丨西服丨丨北懷丨丨鳥谷青丘之鄉呂氏春秋禹東之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丨丨丨丨丨丨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羽人見上飲露吸氣之民見上共肱一臂三面之鄉見上夏海見上海外三十六國淮南子凡丨丨丨丨丨丨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

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樹惇 國語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丨丨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草中之戎麗土之翟 國語行賂于丨丨丨丨與丨丨丨丨以求東道

幽陵交阯流沙蟠木 史記五帝紀北至于丨丨南至于丨丨西至于丨丨東至于丨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言語約束 史記匈奴傳毋文書以丨丨為丨丨

三姓貴種 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丨丨其丨丨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逐水草移徙見上

正月小會五月大會

見上朝拜日夕拜月見上坐長左而北鄉見上日上戊巳見上舉事候星月見上鳥集瓦解雲散見上裨瀛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丨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甌駱裸國史記南越尉佗傳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丨丨丨亦稱王秦故空地上下鄣史記朝鮮傳王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丨丨丨丨丨丨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眞番見上西南夷皆氐類史記西南夷傳丨丨丨君長以什數夜郎

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
什數卭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
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
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
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
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
最大||||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漢孰與我大

史記西南夷傳滇王與漢使者言曰||||||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唯楚苗裔尚有滇王

史記西南夷傳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
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
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論太史公曰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漢誅西南夷
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

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寵王見上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馬史記大宛傳丨丨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丨丨丨丨丨丨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冞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于窴之西水皆西流見上行國史記大宛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丨丨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按漢書注云行國言不土著也

錢如王面史記大宛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丨丨其丨丨王死輙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

有

大鳥卵如甕見上國善眩見上乘象以戰見上國臨大水見上張

騫鑿空史記大宛傳｜｜｜｜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史記大宛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須頿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而｜｜｜｜｜

南戎為越門北戎為胡門漢書天文志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元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招搖之分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遠夷｜｜也

已程不國譯使自此還漢書地理志黃支之南有｜｜｜｜漢之｜｜｜｜矣

能寒能暑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衣食之業不著於地漢書鼂錯傳胡人｜｜｜｜｜｜｜｜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見上首師名王漢書趙充國傳令先零羌楊王叱羌之｜｜｜｜將騎四千及煎鞏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天撐犁謂子孤塗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為｜｜｜｜為｜｜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攣鞮見上五單于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

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奥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

單于庭 見上

以馬上戰鬭為國 漢書匈奴傳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故有威名於百蠻

白龍堆 漢書匈奴傳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而冠西邊哉延以制匈奴也

山國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千三百六十五里

接手

飲漢書西域傳烏秅國王治烏秅城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

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縣度見上赤土身熱之阪漢書

西域傳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

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三池盤石阪道見上騎步相持繩

索相引見上近日所入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云康居

有小王五漢書西域傳｜｜｜｜｜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

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

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輿鞬王治輿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肥王 漢書西域傳烏孫翁歸靡既立號||

驢非驢馬非馬 漢書西域傳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若龜茲王所謂驘也

種別域殊 漢書叙傳西南外夷||||

鏤頰 後漢書章帝紀注楊浮異物志儋耳南方夷生則|其|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纍纍垂至肩

冒耏 後漢書章帝紀||之類注字書曰耏多鬚貌音而言鬚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長

故舉以為言也

磧鹵大漠

後漢書竇憲傳陵高闕下雞鹿經｜｜絕｜｜

龍庭

後漢書竇憲傳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注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按即史記所謂龍城也

金微

後漢書竇憲傳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山大破之

夷有九種

後漢書東夷傳｜｜｜｜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豕噓

後漢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以口氣｜之不死復徙于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魚鼈聚浮

見上

六畜名官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以｜｜｜｜有馬加牛加狗

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

迎鼓 見上

牛蹏占吉凶 見上

穴居九梯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處于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丨丨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丨丨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豕膏禦風 見上

高句驪五族 後漢書東夷傳丨丨丨凡有丨丨丨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

東盟 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元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丨丨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

小水貊出好弓 後漢書東夷傳句驪

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而居因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所謂貊弓也

兩袖長三丈

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耆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丨丨丨丨丨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

頂中復有面

見上

神井

見上

箕子八條之教

後漢書東夷傳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丨丨教以禮義田蠶又制丨丨丨丨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舞天

見上

三韓

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户小者數

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

古辰國見上

魁頭露紒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别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丨丨丨丨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出大栗如梨見上

縋貫脊皮縋以大木見上

天君見上

蘇塗見上

似秦語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

有｜｜｜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别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兒生欲其頭扁見上文

身別尊卑後漢書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子皆黥面｜｜｜以其文左右大小｜｜｜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别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

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丹朱扮身 見上

多壽考 見上

持衰 見上

女王 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朱儒國 見上

徐福洲 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

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絶遠不可往來

巢山潛海　後漢書東夷傳

贊宅是嵎夷曰乃暘谷丨丨丨丨厥區九族

女配槃瓠　後漢書南蠻傳南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丨丨丨丨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着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痴內黠安土重舊以父有功母帝之女自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今武陵長沙蠻是也注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胡朗反

衣裳班蘭語言侏離 見上

精夫 見上

姎徒 見上

穿而縋之垂肩三寸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

以布貫頭而著之 後漢書南蠻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

赤穴黑穴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于||四姓之子皆生||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輙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廩君見上　**土船獨浮**見上

射殺鹽水神女見上　**魂魄世為白虎**見上　**黃龍一雙清酒一鍾**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死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

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夷犯秦輸｜｜｜｜夷人安之

板楯七姓 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之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

竹中男兒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流入足間聞其｜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竹王三郎神 見上

九隆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

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穿鼻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神鹿兩頭見上

卭籠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暑氷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丨丨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

能作旄氈特多雜藥 見上

得西方金行之氣 後漢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産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常在山

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焉

有景象如虎為其敵火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

爰劒子孫百五十種後漢書西羌傳曰｜｜後｜｜支分凡｜｜｜｜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

十九種唯鍾最强盛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抄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

西域三絕三通 後漢書西域傳自建武至於延光｜｜｜｜｜｜

西海曲環 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海水｜｜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域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三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粮｜｜｜｜｜｜｜｜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見上

髡頭而衣文繡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五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

城邑周圜五百餘里見上

宮室皆以水精為柱見上

書投囊中至宮發省後漢書西域傳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王||||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外國珍異皆出大秦後漢書西域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瑠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蕤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近西王母居後漢書西域傳西有弱水流沙｜｜｜｜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後漢書西域傳從安息陸道繞北海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

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帀其城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三十餘里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後漢書西域傳論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産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凉暑之通隔｜｜｜｜｜｜｜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贊逷矣西胡丨丨丨丨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四角

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丨丨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丨丨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見上

罽幕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破龍祠焚丨丨阬十角梏閼氏

東開向日 後漢書烏桓傳以穹廬為舍丨丨丨丨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

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 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角端弓 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于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

俗謂之丨丨丨者又有貂貀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為名裘

貂貀鼲子天下名裘見上

雹入口倭身產子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丨丨丨其丨因吞之遂丨丨十月而丨此丨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

倭人捕魚後漢書鮮卑傳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于是東擊丨丨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令丨丨以助糧食丨

擘臂出脾魏志華佗傳注其始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丨丨丨丨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壻屋魏志高句驪傳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丨丨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童女沉海魏志東沃沮傳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音聲

似雁鶩魏志東夷傳注魏略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馬脛馬蹄見工被青野亘

元方晉書四夷傳序九夷八狄｜｜｜而｜｜｜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橫南極綿西宇橫南

極見工雖常生皮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可衣以足

挾肉而唊晉書肅慎氏傳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

石利入鐵晉書肅慎氏傳其國東北有山出｜其｜｜｜將取之必先祈神因馬

而別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鬬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別甚易當去汝于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令｜｜｜｜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西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阿干見工

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晉書龜茲國傳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

以黑為美晉書林邑國傳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

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
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
或東西無定人性兇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
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丨丨色丨丨貴女
賤男同姓爲婚婦先聘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
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剪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
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婦先聘壻 見工

鯉魚變化治成僕刀 晉書林邑國傳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簒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砍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

一歲

種三歲獲晉書扶南國傳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大海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于胡喪葬婚姻畧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按南齊書葉柳作柳葉混潰作混填

夢神賜弓見上

諸部呼為步搖晉書慕容廆載記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因｜之｜｜｜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

慕容為氏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上見託鐸晉書乞伏國仁傳在昔有如弗
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虫於路
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
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又
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
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
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莫
何託鐸者非神非人之稱也木居海處宋書武帝紀｜｜｜｜之酋被
髮雕題龍漠宋書武帝紀拓土
之長三千申威｜｜大秦天竺迥出西漠宋書
夷蠻傳論若夫｜｜｜｜｜｜｜｜二漢衛役將禦斯
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
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
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

所虛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觸

衣布徒跣齊書蠻夷傳蠻俗｜｜｜｜或椎髻或剪髮兵器以金銀為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為

虎皮衣楯見上

夢人以金席藉之齊書南夷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

大箬葉覆屋齊書扶南國傳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為奴婢貨易金銀絲帛大家男子截錦為橫幅女為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鐶鏁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長八九尺編其葉以｜｜人民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闘雞及狶為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鐶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即不沉不直

者即沉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為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

為船頭尾似魚見上　鬬豬見上　刻木記事齊書芮芮虜傳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為讐敵

行屋齊書河南傳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